

汨罗湘语中的“使然”与“非使然”*

陈山青¹ 施其生²

(1,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株洲 csq31@126.com;

2,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州 hssqs@mail.sysu.edu.cn)

提要 湖南汨罗湘语里表所在、所从由的介词及表动作持续、状态持续的体貌形式依是否含有“使然”的语法意义而分为“在”和“到”“站到”两套,两套形式的意义和用法有所不同。对汨罗相关语言事实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两套形式有“使然”与“非使然”之别,其根源在于表所在的介词来源于两套不同的动词,语法化过程中动词“到”“站到”的语义滞留促成了“使然”语法意义的产生,并最终形成了“使然”的语法范畴。

关键词 汨罗湘语 处所介词 持续体貌 在 使然 非使然 语法化

“使然”是在汉语方言中发现的一个较为特别的语法范畴,施其生(2006:333)解释如下:

在某些汉语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在”(有的方言还有“从”)的介词有两个(或两套),意思不一样……如果进行和状态持续体貌的形式是由这些词所构成的介词结构虚化而来的,所形成的两套持续貌形式意思也不一样。两套“在”或两套持续貌形式之间的语义差别,在于一套带有“使然”的语法意义,另一套没有。“非使然”的处所介词或持续貌标记,表示的“处于”义或“进行”、“状态持续”义是“客观上如此”的;“使然”的处所介词或持续貌标记,表示的“处于”义或“进行”、“状态持续”义是“有某种因素使其如此”的。所谓“有某种因素使其如此”,包括说话人使然、主客观可能性使然和施动者使然三种情况。

施其生(1984:133-135)提出此范畴,及后又多次加以阐述(施其生 1985:140,1996,2006:333,2013:298-301),历经30年,相关的现象逐渐引起方言学者的注意。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成果中,已可见到“使然”与“非使然”之别在闽语(如汕头话)、湘语(如邵阳洞口、衡山话)^①、赣语(如平江话)、徽语(如黟县、绩溪话)以及江淮官话(如江苏沭阳)、胶辽官话(如山东栖霞话)中均存在。^②另外,东北、湖北、四川等地的一些方言以及吴语里,也有类似的现象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湘、赣语毗连地带方言语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0BY017)、汪涵资助项目“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5ZDB100)阶段性成果。初稿曾在第三届湘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沙 2015年10月)上宣读,得到与会专家的指正,特此致谢。

① “響應”计划调查点长沙市、岳阳县荣家湾也存在“使然”与“非使然”的差别。长沙表所在的介词,非使然的用“在”,如“家长下在那间教室里开会家长都在那间教室里开会”;使然的用“到”,如“家长到那间教室里开会家长在那间教室里开会”。荣家湾表所在的介词,非使然的用“得”,调查用的是相同的例句“家长下得但间教室里开会家长都在那间教室里开会”;使然的用“到”,如“家长到但间教室里开会家长在那间教室里开会”。

② 参见施其生(2006)、胡云晚(2010)、郑焱霞(2010)、张盛开(2009)、刘翠香(2004)、郝红艳(2015)。

(施其生 2006:340)。汉语方言中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存在这一范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范畴,两套形式形成的机制及发展演变过程如何,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第一作者母语湖南汨罗(长乐)湘语^①里也存在“使然”与“非使然”之别,其表现与施文所言相当吻合,表所在、所从由的处所介词及表动作持续、状态持续的体貌形式都有两套,其区别就在于一套带“使然”的语法意义而另一套不带。汨罗这两套词形式繁多,共 32 个(包括与持续体“到_着”“倚着”^②的连用形式,中间用圆点“·”标示),表现复杂,细加探究或可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壹 处所介词的“非使然”与“使然”

汨罗方言表所在、所从由的介词都有两套,共 4 种形式,分别是“在[tɕie˨˩]”、“到·在[təu˨˩ tɕie˨˩]”^③和“跔到[ku˨˩ təu˨˩]”、“到[təu˨˩]”,^④它们的意义有“非使然”与“使然”之别,前两种含“在”的形式表示非使然,后两种含“到”的形式表示使然。

1.1 表所在介词的“非使然”“使然”之别

表所在的介词有“在”、“到·在”和“跔到”、“到”4 个,介引动作发生或事物存在的处所。它们虽与普通话“在”的意义相当,但实际语义却存在“非使然”与“使然”的区别。

“使然”和“非使然”在具体使用时又细分为 3 种情况(下文例句前标 F 的表示“非使然”,标 S 的表示“使然”)。其中,“在”、“跔到”用在动词前,“到·在”用在动词后,“到”前后均可。

⊖非使然与说话人使然。例如:^⑤

①F.他里在办公室内里开会他们在办公室里开会。(客观情况如此)

S.尔里就到/跔到办公室内里开会叫你们就在办公室里开会噢。(说话人主观要求如此)

②F.伞放到在桌上伞放在桌上。(客观情况如此)

S.伞放到桌上伞放在桌上。(说话人主观要求如此)

上两例 F 句中的“在”、“到在”和 S 句中的“到”、“跔到”都相当于普通话表所在介词“在”,但两者语义实际有别。F 句分别陈述在办公室里开会、伞放在桌上的客观情况,“在”“到在”属非使然用法。S 句分别提出要在办公室里开会、伞要放在桌上的建议和做法,这是说话人主观要求听话人这么做的,属使然用法。

① 汨罗方言声调 6 个:阴平[˨˩]33,阳平[˨˩]13,上声[˨˩]24,阴去[˨˩]45,阳去[˨˩]21,入声[˨˩]43。

② “倚着”的语源很有可能就是趋向动词“起”(陈山青 2011)。

③ “到·在”是持续体貌助词“到_着”与“在”的连用形式。“到_着”和表所在的介词“到”同音同形,均读[təu˨˩],为了区别,特在持续体“到”右下角加·标示。“到_着”直译为“着”,如“伞放到在桌上伞放着在桌上”。由于“到_着”还表存在义,也与普通话语感相同,故本文一律使用意译,如“伞放在桌上”。

④ 汨罗话里的“到”同时存在动词用法,读音与处所介词“到[təu˨˩]”相同,但两者区别明显。动词“到”主要有三个义项(3.2⊖小节中也有相关论述):(1)到达、达到。其后通常要带助词“得了”。如:他到得他到了。(2)往。必带处所宾语,且宾语后通常出现目的动词“去”。如:他到办公室去得他到办公室去了。(3)在(存在动词)。必带处所宾语。如:尔到办公室,我出去一下你在办公室,我出去一下。处所介词“到在/从”后也一定带处所宾语,但宾语后还需出现一般动词或一般动词性短语(而不是目的动词“去”),如例①③⑤和⑦⑧⑨S 句中的“开会、学、买萝卜、去看病”等。除此,动词“到”和介词“到”的语法功能也不同,前者通常做谓语,而后者与所带宾语构成介宾短语做状语。

⑤ 例句部分来自施其生(2006,2008),部分为陈山青调查、自拟所得。自拟例句均已核实。

⊖非使然与主客观可能性使然。例如：

③F.他在县里学修车他在县城里学修车。(客观情况如此)

S.修车到/跔到县里学好些修车在县城里学好些。(客观情势要求如此)

④F.单车停到在外头自行车停在外面。(客观情况如此)

S.单车莫停到在外头,怕人偷嘞自行车别停在外面,怕人偷呢。(客观情势要求如此)

这里 F 句和 S 句中表所在介词的区别也在于非使然与使然的不同。具体来说,两个 F 句分别陈述“他”在县城里学修车和自行车停在外面的客观事实,属非使然用法。两个 S 句表示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发生的动作行为是修车要在县城里修、自行车不要停在外面,这是“在县城里学比在其他地方学效果要好、自行车停在外面可能被偷”的客观情势所要求的(与例①②S 句中说话人主观要求不同),属非使然用法。

⊖非使然与施动者使然。例如：

⑤F.挨跔日日在校门口卖酸萝卜奶奶天天在校门口卖酸萝卜。(客观情况如此)

S.挨跔日日到/跔到校门口卖酸萝卜奶奶天天在校门口卖酸萝卜。(施动者主观如此)

⑥F.他晒到在床上他躺在床上。(客观情况如此)

S.他晒到床上他躺在床上。(施动者主观如此)

上两例 F 句都是非使然的,如⑤F“在校门口”只是一般的客观叙述;S 句都是带使然义的,如例⑤S 还含有是奶奶非要在那个地方卖酸萝卜(别人不让在那里)的意思,即比⑤F 句多了“在校门口”是施动者(奶奶)所使然的意义。

1.2 表所从由介词的“非使然”“使然”之别

表所在的介词“在”和“到”又表所从由,指来源、处所的起点以及经过的路线、场所等,相当于普通话的“从”。这两个词表示所从由时,也有“非使然”与“使然”之别。用“在”是“非使然”的,表示处所的所从由只是一种客观情况;用“到”是“使然”的,表示处所的所从由有某种因素“使然”。所谓“某种因素使然”,和表所在一样,也有三种情况。

⊖表起点(表示来源及处所的起点)

1) 非使然与说话人使然。例如：

⑦F.他在我伊地拿得钱去看病去得他从我这里拿了钱去看病去了。(客观情况如此)①

S.尔到我伊地拿钱去看病叫你从我这里拿钱去看病啊。(说话人主观要求如此)

2) 非使然与主客观可能性使然。例如：

⑧F.带箱子个下在伊地进个带箱子的都从这儿进的。(客观情况如此)

S.带箱子个下到伊地进带箱子的都从这儿进。(客观情势要求如此)

3) 非使然与施动者使然。例如：

⑨F.门开不开得,他在纱窗眼里爬进爬出个门开不了了,他从窗户格子里爬进爬出的。(客观情况如此)

S.有门不走,他就齐是到纱窗眼里爬进爬出有门不走,他总是从窗户格子里爬进爬出。(施动者主观如此)

此例中的 F 句是非使然用法,“从窗户格子里爬进爬出”是一般的客观陈述;S 句是使然义用法,还含有他主观上故意从窗户爬进爬出的意思,比 F 句增加了该行为是施动者(他)所使然的意义。

① 文中“伊(这)”[iɿ]及后文的“倚着”[tɕiɿ]、“隘(点)”[ŋaɿ]等记的都是同音字。

⊖表经由(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

1) 非使然与说话人使然。例如:

⑩F.他九点钟在长乐过垵个他九点钟从长乐经过的。(客观情况如此)

S.要他九点钟到长乐过垵咁要他九点钟从长乐经过噢。(说话人主观要求如此)

2) 非使然与主客观可能性使然。例如:

⑪F.箭在操坪里射过去个箭从操场射过去的。(客观情况如此)

S.箭要到操坪里射过去箭要从操场射过去。(主观事理要求如此)

3) 非使然与施动者使然。例如:

⑫F.他在洞子里骑过来个他从隧道里骑过来的。(客观情况如此)

S.他要到洞子里骑过来唉他要从隧道里骑过来啊。(施动者主观如此)

此例中的 F 句“在洞子里骑过来”是一般的客观陈述,属非使然用法;S 句表示施动者(他)主观上选择从隧道里骑过来,是使然用法。

贰 持续体貌的“非使然”“使然”

汨罗话里有些动作持续貌、状态持续貌形式是由表处所的介词结构或与之相关的结构虚化而来的,同样存在“使然”与“非使然”之分。

2.1 动作持续体貌的“非使然”“使然”之别

表示动作持续体貌的语法手段是在动词前加副词性成分,“非使然”的加“在个”[tsie┒ kei┒/ko┒]、“在伊”[tsie┒ i┒]、“在个地”[tsie┒ ko┒ ti┒]、“在伊地”[tsie┒ i┒ ti┒]4 种形式,“使然”的加“到个”[təw┒ kei┒/ko┒]、“到伊”[təw┒ i┒]“到个地”[təw┒ ko┒ ti┒]、“到伊地”[təw┒ i┒ ti┒]、“跔到个”[ku┒ təw┒ ko┒]、“跔到伊”[ku┒ təw┒ i┒]、“跔到个地”[ku┒ təw┒ ko┒ ti┒]、“跔到伊地”[ku┒ təw┒ i┒ ti┒]8 种形式。其中,虚化程度且使用频率最高的分别是形式最简单的“在个”和“到个”(下面举例用这两种形式作代表)。“使然”和“非使然”之别也有 3 种表现。

⊖非使然与说话人使然。例如:

⑬F.屋他在个守屋他在守。(客观情况如此)

S.尔到个守屋,我去有隘事来大意:你在这里守着房子,我去办点事来。(说话人主观要求如此)

⊖非使然与主客观可能性使然。例如:

⑭F.我在个等车我在等车。(客观情况如此)

S.客快来得,我要到个等他里大意:客人快来了,我得在这里等他们。(客观情势要求如此)

⊖非使然与施动者使然。例如:

⑮F.半夜两点钟得,老四还在个耍手机半夜两点钟了,老四还在玩手机。(客观情况如此)

S.半夜两点钟得,老四还到个耍手机半夜两点钟了,老四还在玩手机。(施动者主观如此)

例⑮F 句客观陈述老四在玩手机,表示该动作持续是非使然的。⑮S 则含玩手机的动作持续是施动者老四所使然的,即含有“是他自己要这么做才会这样”的意思。

以上 3 例 F 句中的“在个”可分别被表非使然的其他 3 种形式“在伊”、“在个地”、“在伊地”替换而意义不变。同样地,S 句中的“到个”也可以被表使然的其他 7 种形式“到伊”、“到个地”、“到伊地”、“跔到个”、“跔到伊”、“跔到个地”、“跔到伊地”换说而语义相同。限于篇幅,不逐个举例(2.2 小节同此)。

2.2 状态持续体貌的“非使然”“使然”之别

汨罗方言有“非使然”“使然”之别的状态持续体貌形式是在动词后分别用“到₀/倚着+在+处所”以及“到+处所”结构和句末单用的“到₀”、“倚”来表示,其后通常不能再出现存现宾语或其他句法成分。这些形式达14个之多,分两套。

“非使然”的有“到₀·在个”[təu₁ tsie₁ ko₁]、“到₀·在伊”[təu₁ tsie₁ i₁]、“到₀·在个地”[təu₁ tsie₁ ko₁ ti₁]、“到₀·在伊地”[təu₁ tsie₁ i₁ ti₁]以及“倚·在个”[tɕi₁ tsie₁ ko₁]、“倚·在伊”[tɕi₁ tsie₁ i₁]、“倚·在个地”[tɕi₁ tsie₁ ko₁ ti₁]、“倚·在伊地”[tɕi₁ tsie₁ i₁ ti₁]8种形式。这些形式是两个持续成分的连接。“到/倚”粘附在动词上,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以⑩F为例:年画挂到在个);“在+处所”形式粘附在句子上,表示句子所述状态的持续(年画挂到在个)。这与普通话“年画挂着呢”相似,“着”和“呢”是两个表持续的成分连用在一起,“着”管动词“挂”的状态持续(年画挂着呢),“呢”管全句“年画挂着”情况的持续(年画挂着呢)。这些形式中与“到₀/倚着”连用、原本表示处所的成分“个/个地那里”“伊/伊地这里”还或多或少残留一些处所义,但主要作用已经在于表示持续。

“使然”的用“到个”[təu₁ ko₁]、“到伊”[təu₁ i₁]、“到个地”[təu₁ ko₁ ti₁]、“到伊地”[təu₁ i₁ ti₁]、“到₀”[təu₁]、“倚”[tɕi₁]6种形式。

一般情况下,“非使然”的8种形式同义,可以换用,“使然”的6种形式也同义,也可以互换使用。^①而且两组形式都表示状态持续,但是两组形式在意义和用法上并不完全相同,其区别也在于后一组含有“使然”的意义而前一组没有。限于篇幅,下面非使然、使然的三种情况只举“到₀在个”和“到个”两种形式的用例。

⊖非使然与说话人使然。例如:

⑩F.年画挂到₀在个,尔有看见啊?年画挂着呢。你没看见吗?(客观情况如此)

S.年画挂到个。要过年得年画挂着。要过年了。(说话人主观要求如此)

⊖非使然与主客观可能性使然。例如:

⑩F.房空到₀在个。有人住房子空着呢。没人住。(客观情况如此)

S.房硬要空到个啵。唔是侄子来得有地方住房子一定要空着啊。要不侄子来了没地方住。(客观情势要求如此)

⊖非使然与施动者使然(状态持续是施动者所致使的)。例如:

⑩F.别人下上班去得,他还晒到₀在个别人都上班去了,他还躺着呢。(客观情况如此)

S.别人下上班去得,他还晒到个,捺诶不捺别人都上班去了,他还躺着,动都不动。(施动者主观如此)

比较F、S两句,前者是客观陈述情况,后者则多了一层意思:他偏还那样躺着不起来,即躺的状态持续是施动者(他)使得自身如此的。

① 要说明的是,在“⊖非使然与施动者使然”用法中,因语法成分搭配的问题而导致非使然和使然形式组内不能互换。如在表非使然的例⑩F句“他还晒到₀在个”他还躺着呢中,“到₀·在个”不能用“倚”开头的形式如“倚·在个”、“倚·在伊”、“倚·在个地”、“倚·在伊地”替换,而“细毛嗲她抱到在个/倚在个小孩子她抱着呢”中则可以。表使然也存在类似情况(举例略)。

叁 “使然”“非使然”形式的语法化

3.1 “使然”“非使然”语法形式的构成

汨罗方言涉及“使然”与“非使然”从构成成分和方式看,除“到。”、“倚”外,都离不开“在”义语素“在、到、跔”和表处所语素“个地那里、伊地这里”及其省略形式“个那里”、“伊这里”,或者是单用一个“在”义语素,或者是一个“‘在’义介词+处所词”的组合。若以 B 代表处所语素,汨罗方言“使然”与“非使然”语法形式可以概括为下表:

表 1 汨罗方言“使然”与“非使然”语法形式简表

意义 范畴	处所介词		持续体貌	
	表所在	表所从由	动作持续	状态持续
非使然	在 到·在	在	在 B	到·在 B 倚·在 B
使然	到 跔到	到	到 B 跔到 B	到 B 到。 倚

也就是说,两个系列的区别在于所用“在”义语素的不同。还要补充的是,表中不带 B、表使然的“到。”、“倚”看上去特别且不合规律,实际不然。非使然的“倚·在 B”是受“到·在 B”的类化而出现的。相应地,单用、无需带“在 B”(语素“在”是非使然语法形式的标志)的持续体形式“到。”、“倚”就分流到表使然系列了。

3.2 “使然”“非使然”语义对立的渊源

由上看到,汨罗方言持续体貌形式来源于介词结构“‘在’义介词+处所词”,这类似唐宋白话中的“在里”。“‘在’义介词+处所词”在语义上虚化(由处所义向持续义转变)^①的同时,形式上也趋于简化(上表也按由繁至简的顺序排列),如:到个地→到个,到在个地→到在个。语音上还伴有弱化倾向,如“到个”中的“个”[ko₁]弱读成[kei₁]。汨罗方言这种由表所在介词结构虚化而形成的持续体貌系统的结构特征和来源与闽南方言及其他某些汉语方言相同(施其生 2013:301-305)。^②

前面提到,表非使然的形式都有介词“在”,表使然的则不用“在”而用表“处于……”的语素“到”、“跔到”。这说明是不同的来源造成了“非使然”与“使然”的形式和语义的对立。

①“在”的非使然义 介词“在”由动词“在”语法化而来。动词“在”本身只表示一种静态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有“存在、居于、处于”等义。如春秋战国时期:

①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大意:(伊尹)侍奉太甲恭敬地拜见先祖神位,侯

① 刘丹青指出:普通话语用纯虚化的体助词“着”表示进行和持续。在东南方言中,进行和持续的表达手段不一定这么虚。吴、闽语都用来自处所义的词在动词前表进行、在动词后表持续,其中在动词前的成分显得更实一些,有状语性质,但我们还是根据对应把在前后的成分都看作体标记。这样,既反映了吴闽方言进行和持续的联系——都来自处所词,又显示普通话“着”有两种体意义——在吴闽方言中有语序对立(1996:11)。

② 施其生指出:汉语方言中,由表所在介词结构虚化而形成的持续体貌系统会有一些普遍的特征,如:形式的构成离不开“A”“B”两种语素(A相当于“在”的介词,B类似于“处”的方所词)及其弱化形式;有一个同出一源的“副词-形尾-句末助词”的形式系列,分别表示“动作持续”、“状态持续”和“事件持续”;状态持续形尾后面大多不出现宾语(1985:138-139;2013:304-305)。

服、甸服的诸侯君主都在,百官们也统领着自己的属下听从大宰伊尹的号令。——在:存在(《今文尚书》)

⑳朕(尧)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大意: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能应天命,继承我的帝位吧。——在:居于(《今文尚书》)

㉑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在:居于(《春秋》)

㉒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在:处于(《诗经》)

㉓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婚。——在:处于(《左传》)

汨罗话里动词“在”的用法也是只表示静态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例如:

㉔个张照片还在个地那张照片还在。(“个地(那儿)”虚指,只配合“在”表示存在。)

㉕他在英国。 ㉖书在桌上。

至于表所在的“在”,历史悠久,甲骨文、金文已见。《诗经》中有 10 余例,不过远不如动词(130 多例)用例多。在《左传》、《国语》中也是动词用法占多数。这种“动-介”并存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代(马贝加 2002:36)。动词“在”只表静态客观存在的语义特征也直接传承给了介词“在”。在此点上,汨罗方言“在”也完全吻合。这应该是汨罗话里含“在”的“非使然”形式都只表“客观上如此”的原因。

㊸“到”“跼到”的使然义 汨罗话“到”除了用做处所介词(例见 1 节)外,也有位移动词“到/往”和“存在”义动词的用法,前者如“尔到尔地去啊你到/往哪里去啊”,后者常用于祈使句,如“尔到伊地,我去有隘事来你在这儿,我去办点事来”。“存在”义的“到”是从位移的“到/往”引申而来——动作完成后留下的状态继续存在。处所介词“到(在、从)”当由这种“存在”义动词“到”虚化而来,仍滞留非静态的意义在里面。

“跼”,《广韵》平声模韵,苦胡切,蹲貌。汨罗话中,“跼到”的“跼”单用是“蹲”义,既可以表示“蹲”的动作,如“尔先跼下去你先蹲下去,再自己起来”(说话人使然句),也可以表示“蹲”的状态,如“跼到。冇得坐到。舒服蹲着没有坐着舒服(客观事理使然句)”中的“跼”是个持续动词。后引申出“待(在某地)”的意义,需与表处所的“到(在)”连用,如“她跼到房里,不出来个她待在房间里,不出来的”(施动者使然句)。久而久之,“跼到”发生词汇化,虚化为一个表处所的介词。其强有力的依据是,“跼到”后有处所词语时,可进行重新分析,如“他跼到路侧边修车(a.他蹲在/待在路边修车。b.他在路边修车)”,a 中的“跼到”是两个词:动词“蹲/待”和介词“在”;b 中的“跼到”是一个词——处所介词“在”,有使然义(属施动者使然)。

可见,介词“到”、“跼到”同“在”一样,也是由表“存在”义的同形动词语法化而来。

㊹“使然”的形成 由上看到,表所在的介词来源于两套不同的动词。动词“在”表示静态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虚化为介词“在”后,仍遗传了部分义素。动词“到”、“跼到”在语法化过程中,其非静态的语义同样滞留了下来,从而与静态义的“在”形成对立,促成了“使然”语法意义的产生。随着含介词的成分进一步语法化为表持续体貌的成分,其“使然”、“非使然”的语法意义各自继续保留,使得表所在、所从由以及动作持续、状态持续等语法成分分成两套,在意义和形式上有一系列“使然”与“非使然”的对立,最终形成了“使然”语法范畴。

据笔者观察,其他有“使然”、“非使然”之别的方言,其相关形式未必和汨罗同源,但是都有相似的产生理据,经历过相似的演变途径,具体如何仍有待于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贝先明、向 柠 2009 浏阳方言的介词,伍云姬[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陈山青 2011 湖南汨罗方言的持续体貌助词“倚”“倚个”,《长沙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胡云晚 2010 《湘西南洞口老湘语虚词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贝加 2002 《近代汉语介词》,(北京)中华书局
- 郝红艳 2015 江苏沭阳方言的“待、搁、蹲”,《方言》第2期
- 雷冬平 2009 论近代汉语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在这里/那里”,《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刘丹青 1996 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刘丹青 2001/2014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刘丹青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 刘翠香 2004 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时间的介词,《方言》第2期
- 刘翠香 2007 山东栖霞方言的持续体,《方言》第2期
- 施其生 1984 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
- 施其生 1985/1996 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方言论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施其生 1996 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
- 施其生 2006 汉语方言里的“使然”与“非使然”,《中国语文》第4期
- 施其生 2013 闽南方言的持续体貌,《方言》第4期
- 俞光中、植田均 1999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张盛开 2009 关于平江城关方言的处所表现,《湘语研究·第一辑》,(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郑焱霞 2010 湖南衡山方言表示时间/处所的介词“在”和“放”,《方言》第1期

Causedness vs. Non-causedness in Xiang Dialect in Miluo City, Hu'nan Province

CHEN Shanqing & SHI Qisheng

Abstract In Xiang dialect in Miluo city, Hunan province, two categories, causedness and non-causedness, are identified and encoded respectively by [tsieɿ] 在 and [təuɿ] 到/[kuɿ təuɿ] 跔到, the two types of locative prepositions and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trast is accounted for by their respective etymological origins, i.e. two functionally different verbs. The categorical meaning of causednes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eten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verbs [təuɿ] 到 and [kuɿ təuɿ] 跔到 dur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Xiang dialect in Miluo city in Hu'nan province, locative preposition, durative aspect, *zai* 在, causedness, non-causedness, grammaticalization